佛說離垢施女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服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千人皆阿羅漢諸漏已盡逮得已辦无復塵垢而得自在棄捐重擔逮得已利盡除終始諸所結縛度以聖慧通達明智悉為仁賢猶如大龍心得自在其大人賢者阿難菩薩万人皆成大阿羅漢皆一切聖達神通已暢悉不退轉法輪菩薩其名曰寶光菩薩智積菩薩名首菩薩辯積菩薩辯首菩薩光世音菩薩賢首菩薩喜王菩薩行无思議脫門菩薩念諸法無著菩薩慈氏菩薩入志性菩薩棄諸惡趣菩薩除衆憂冥菩薩超欲无虛迹菩薩无虛見菩薩德寶挍餝菩薩金寶曜首菩薩捨諸蓋菩薩无害心菩薩如是等菩薩具足万人尒時賢者舍利弗大目揵連大迦葉須菩提邠耨文陁弗離越阿那律阿難等溥首童真不虛見寶共棄諸惡趣棄諸陰蓋光世音

辯積超度无虛迹時此八菩薩及八弟子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斯等俱行相與共議各各發願舍利弗曰當如是像三昧正受入城分衛令其中人普使一切聞四聖諦大目連曰願城中人皆使一切無有須臾興於魔事大迦葉曰願城中人施我食者一切皆使得无盡福至無為度須菩提曰願城中人敢覩光明以是緣報皆得生天及在人間然後逮得无為之法邠耨曰願其城中諸外異學梵志長者悉得正見離越曰願其城中一切衆人無有罪殃悉獲安隱阿那律曰願其城中一切衆人悉得天眼阿難曰願其城中一切衆人悉使識念往古所可曾聞經法文殊師利曰化其城中門户窓牖重閣精舍器物瓔珞樹木枝葉華實衣服之飾皆使宣出空無相无願無所逮得不起不滅无有放逸无所著聲無有形類无吾我聲无虛見曰化其城中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目所覩者悉見佛形至後究竟逮得无上正真之道寶英曰

化其城中一切居家所有諸藏皆滿
衆寶棄諸惡趣曰化其城中所居衆
民敢有犯作地獄之罪現在之法使
罪微輕忽然虛盡棄諸陰盖曰化其
城中人棄捐五盖不使增長光世音
曰化其城中人開牢獄者使得解脫諸
有繫囚令得解散諸恐懼者得无所
畏辯積曰化其城中人敢見我等皆得
辯才使諸伎樂轉共談語超度无虛
迹曰令其城中人吾等目見皆使究竟
至於无上正真之道時八菩薩八大
弟子各各如是悉共議已到其城門
于時城中王波斯匿有女名曰維摩
羅達晉言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殊
妙見者咸悅第一潔白色如妙華於
月八日明星之時與五百侍女平旦
乘駕五百梵志皆從其後出行遊觀
而詣祠壇欲大祠祀時諸梵志這見
比丘心中念言以為不吉諸梵志中
有一梵志年尊耆老名曰梵天謂
離垢施女當知今日不祥見諸比丘
住於城門止不須出當還入城見此
等輩求諸利義必不如意時離垢施

女則為梵志而說頌曰
斯等志行教化切德　於諸祠祀
為寂吉安梵志若能　供養此等
一切吉利終无有異　則以禁戒
調定懺怕越度諸惡　无穢衆塵
此等所行為上良醫　慰勞療治
衆生久疾是无瑕穢　第一師則
為无數人去衆惡事　於諸四見
為已鮮明梵志卿來　值上清淨
佛在世間寂勝法王　斯等是子
羅漢成就令諸菩薩　為寂尊師
孰有智者而捨之去　兩足之尊
上福之田欲得生天　施此衆祐
若惠與者果報无量　所可遊處
終不損耗順斯等教　具足相好
是善福田志性清淨　假使梵志
發歡悅心則當逮得　安隱離俗
遵修道教志未曾亂　而行分衛
常觀精進所可遊居　善護諸根
諸根寂定斯衆如海　江海之水
尚可斗量十方土地　亦可步度
若有布施人中之王　一切所行
不可稱量劫燒之時　須弥山懷

江海枯竭及所有地　其有奉施
衆人尊王劫雖被災　福不可燒
於是梵志為離垢施　而報頌曰
無得自恣從愚戇心　莫祠祀時
願樂比丘斯等鈍頭　而被袈裟
若志安解不習此黨　恐女父母
不以歡悅吾等當留　於大明王
女所祠祀則亦不樣　善哉尊女
莫要比丘施以偈報梵志曰
於是離垢生死之難　雖有父母
生死之難亦無餘人　及財神呪
梵志猶如乃能救脫　吾棄捐身
斯等是子欲樂愛敬　自歸於佛
為寂尊師終不希望　唯當依附
三尊寶耳譬如失目　而瞻明鏡
外道異學若斯无益　梵志猶如
須弥山燒博聞如是　力脫為要
未曾乏少於博聞慧　所可聞者
志為備具若能聽聞　即奉行者
此乃為持一切難及
於是梵志謂離垢施女初未曾見於
尊佛及比丘衆從何因緣而生歡悅

女即荅曰梵志欲知我初生時母以
我著金寶牀上上虛空中五百天子
而共飛行我這見之以无數事歎佛
功德及法聖衆這聞音聲時於衆中
有一天子初未曾見如來至真問諸
天子所歎如來德何所類時諸天子
察我心念志懷篤信即說此偈而讚
歎佛
頭髮紺青色　淨好而右旋　如衆百葉華
猶月滿盛明　白毛眉中迴　猶如雪之光
勝眼如青蓮　若蜂中之王　人中尊師子
脣像若赤朱　眉睫甚細妙　平正而善姝
廣長舌覆面　乃至於髮際　其教清和悅
充可智者意　其聲如鍾鼓　笙簧笳笛生
其音和且雅　猶如琴瑟箏　泉鸞真陀樂
鸚鳥及鵾雞　赤鼠鳴於林　家勝音超彼
聲若師子吼　妙聲壞衆病　已離諸垢穢
言誠斷諸見　行遊若坐衆　聞者悉解釋
所言无缺漏　可悅一切人　勝已捨中邊
猶如寂滅度　言辭无慢恣　形體甚奇妙
辭質无諂誑　皆為衆說行　如集華為鬘
佛慧高如是　諸念志豐滿　勝辟過於勝
其掌正且均　手指纖長好　巍巍身堅固

寶容若紫金　佛體顯如日　遠現悉開示
毛軟亦紺色　一一生上旋　臑髀猶龍象
而膝平博好　安平足如畫　於下生相輪
稱佛德如是　我時粗聽聞　在世无所慕
度於諸有處　大哀上良醫　救濟衆生務
斷除諸繫縛　无著如蓮華　梵志我從天
聞歎佛若此
離垢施女謂梵志我從諸天聞如是
比歎佛功德從是以來不自識念而
復睡眠亦復无有婬怒愚癡危害之
想從是以來不自識念貪著父母兄
弟姊妹親屬知識亦不愛念瓔珞衣
服及身壽命國城遊觀唯獨恭恪念
佛大聖梵志當知以是之故如來所
在廣說經法吾悉聽之不失一句義
理微妙我常晝夜恒觀覩佛无不見
時吾以晝夜見佛正覺欲聽聞法奉
敬聖衆而无猒極時離垢施嘆歎於
佛聖衆之德梵天梵志五百群衆聞
之欣然皆發无上正真道意女即下
車趣諸菩薩及大弟子普為稽首一
一礼足一心恭恪而又手　住時舍利
弗觀離垢施女問舍利弗

唯賢者為女人身處於二識塵欲如
火多有放逸所可好意心不順念不
志解脫而自放逸善哉賢者唯為我
等如應說法哀矜長夜安隱无難說
於此語這欲竟時王波耶匿與諸群
臣尋到彼間王聞斯言謂離垢施女
遺習樂何故勤勞顏色憔悴而遊此
間從生以來未曾步行初不眠寐卒
發心行而不戲樂无以自娛於是王
波耶匿為離垢施而說頌日
顏貌淨妙　猶天玉女　瓔珞儀式
香熏衣服　如今女身　何所患猒
汝既无有　睡眠之懈　處在國土
倉庫盈富　女之父母　常得自由
何所不樂　今得自在　其心何故
不好在家　又女父母　而相可悅
一切衆人　之所恭敬　何故不樂
遊坐此間　若干瓔珞　自嚴其身
汝豈聞耶　若是之乎　所以恐怖
心懷懈倦　女當為吾　宣暢此意
今女所指　欲求何願
時離垢施則為父王而說頌日
大王不覺　生死之難　諸陰之患

危脆之身　貪欲之想　所行如化
人命在世　不住須臾　大父當了
我處毒鈍　安得睡眠　及諸所欲
於今計此　四毒之鈍　心自念言
何所悅樂　為諸讎敵　所見逼迫
處在衆苦　云何得安　塵勞之怨
所見唐突　吾當云何　遊於娛樂
墮毒中者　誰得睡眠　未捨怨家
云何歡喜　墮大坑塹　何所恃怙
尊王當知　處世如是　如今觀察
家勝自在　尋時發心　令我得佛
王聽我言　未曾見聞　為菩薩者
而懷放逸　畏於弊獸　而馳逆走
讎敵執杖　舉刀逐人　而復飢渴
入於空聚　畏生死賊　誰當樂者
今此責蓋身　計之亦如是　而常懷受斯
依獸四害蚖　无量之陰蓋　怨賊之患難
孰樂於曠野　畏懼之境界
於是離垢施謂舍利弗唯問賢者智慧之事當以荅我所言智慧歎於耆年智慧尊其智慧者為有為乎若無為耶假使有為則為起生滅壞之事虛偽之法設无為者離於三相以

是之故為无所起設无所起則无合會其智慧者悉无所有時舍利弗默无以報大目連曰仁舍利弗當時發遣離垢施問舍利弗荅曰女所寤者不問有為及與无為講無所起不可言聲以荅發遣

離垢施女問大目連世尊歎賢者神足為寂耆年云何立衆人想現神足乎為法想耶若立人想現神足者人虛无實神足亦空欲以法想法无所造其无所造彼无所獲以无所獲則无所想大目揵連默無言報大迦葉曰仁大目連以時發遣女人所問目連荅曰女之所問不以想念无有想說无作無念唯諸如来衆菩薩等乃能發遣

離垢施女問大迦葉佛歎耆年知足第一云何迦葉假使住於八思議門而禪三昧愍哀衆人起行分衛所受食者若一杓供此人之等悉當生天為以身事畢衆祐乎若以心了設以身者身則屬外不可以身而了事矣有計身者譬如草木牆壁凡石以是

之故不可了別設用心者心无所住以故不了設以身心在於外者則无所有不可用了迦葉默然須菩提曰唯大迦葉當時發遣女人所問迦葉荅曰今女所問悉无所受則應本際以是之故不可發遣

離垢施女問須菩提佛歎耆年在於閑居行空第一其空法者為有所說歎有形乎設欲說法法無起相亦无滅相其有不起不滅相者彼則平等其平等者則為調定其調定者則為無本其无本者亦無所作无所作者則无言說已无言說則无心念其無心念則无真實設無所有則无有實其不有實則是聖賢之所歎詠須菩提默无以加報邠耨曰須菩提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須菩提曰不當於此有所說也默然為安所以者何女之所問無放逸事有所說者則墮短乏有計法界无有言說斯歸於空

離垢施女問邠耨曰佛歎賢者講法寂尊耆年以何因緣說法設无因緣則无所益若以因緣講說法者則與

愚癡凡夫同等所以者何愚癡凡夫與因緣俱是故賢者不離愚癡凡夫之法設无因緣無有形類云何說法无緣對故邪稱默然離越曰賢者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邪稱荅曰今女所問不用習俗問究竟度究竟度者則无言趣亦不可說

離垢施女問離越曰佛歎耆年行禪寂尊為以何心依猗於禪為不用心設用心者心則如幻虛無所有其三昧定亦无所有設以无心一切水處諸屋宮殿草木枝葉悉得三昧所以者何斯物无心離越默然阿那律曰賢者以時發遣女問離越荅曰女之所講問佛境界則非弟子之所發遣女問離越曰佛歎耆年天眼異乎設以差別其无為者則當殊別一切賢聖悉无為矣其无為者則无所生其無所生則無有二其无二者不可名二何故說此寂无以報

離垢施女問阿那律佛歎耆年天眼寂尊云何賢者因以天眼有所見乎為无見耶設有所見則為有常設无

所見則墮斷滅所見无形為有別耶阿那律默阿難言曰賢者以時發遣女問阿那律曰女之所問除猛智慧則不可以言說荅之默然為安

離垢施女問阿難曰佛歎賢者博聞寂尊今仁博聞斯為何謂義何所趣為用嚴飾設以義者義无言說其无言說不以耳識而分別之耳无所識不能分別不能別者則無有言假以嚴飾如世尊言當歸正義莫取嚴飾是故賢者不以博聞而為要也阿難默然文殊師利曰仁者阿難以時發遣女之所問阿難荅曰今女所問可文字說而為博聞不可發遣問於要義要義无心無心无處非是學者所可言誼唯如法王及度无極

離垢施女問文殊師利佛歎仁者於諸菩薩信解深妙寂第一尊以十二緣深故深乎為以自然深故深耶設以緣起為深妙者又其緣起則无所行所以者何其緣起者无來無去不可別知眼之所識不可別知耳鼻口身意識所趣唯緣起者无所習行假

使自然深故深者則其自然无有自然達自然者亦无所有文殊荅曰本際深妙故曰為深其女報曰本際无際以是之故其慧者為无有慧文殊師利曰若无智者則為顛倒其本際者假有言耳其女報曰其无智者亦無顛倒此之謂也度於言說亦不可得而无顛倒文殊師利曰吾以假言而說此耳其女報曰如來菩薩超出言說不可以言而有所暢

離垢施女問不虛見向族姓子而自說言今城中人悉得无上正真之道男女大小其有以眼見光明者覩如來究竟正覺云何如來有色身乎為法身耶設法身者則无形像若使有見如色身者則不見佛如世尊云其有見我色　若以音聲聽　斯為愚見邪此人不見佛

設以法身法身不可見所以者何其法身者以捨眼識无所造作習俗之事不可得見不虛見默然寶英曰以時發遣女之所問不虛見曰女問无類不可發遣女報不虛見我不問類

亦不問无類時不虛見以此言辭寂
无所對離垢施女問寶英曰如今向
者族姓子去令其城中往古諸蔵悉
自然現滿中衆寶仁如是者持寶來
乎此為何致而至是見法无衣食設
猗衣食則興愚癡凡夫俱同所以愚
癡凡夫常猗衣食設无衣食者不猗
世間所有衆珎寶寶英默然
離垢施女問棄諸惡趣曰向族姓子
作是言曰令其城中一切衆生人犯
地獄罪悉使其人令現在世殃罪輕
微棄捐諸惡不可思議如佛所言人
所犯罪會當受之不可得脫若不可
脫去何欲令无智使罪輕微諸法无
主欲令有主自有所作欲令无作棄
諸惡趣曰當以誓願令罪微輕其女
報曰又族姓子諸法平等不可以願而
使動轉假使能者一一諸人所興誓
願心自念言我皆當度一切衆生至
般涅槃設使所願必能成者則當能
制令其所願而不退轉棄諸惡趣默
无言報離垢施女問棄諸陰蓋曰向
族姓子興此念言令城中人悉无塵

勞衆結之縛除五陰蓋仁所三昧可
定意者欲使衆人不增五蓋於意去
何三昧屬已屬他人耶設使屬已一
切諸法皆悉无為亦無合會去何仁
者以三昧定令一切人不著五蓋設
屬他人不能於他而造恩德棄諸陰
蓋曰當以慈心而療治此其女報曰
一切諸佛皆行慈心亦有佛土一切
衆生故長不盡棄諸陰蓋默无言也
離垢施女問光世音曰向族姓子而
發此言令其城中所居人民閉在牢
獄使得解脫諸有繫囚自然得出諸
有恐懼得无所畏所療治者有陰受
乎為无所受設有所受則屬愚夫以
故不應无有受陰也若无所受則无
所作其無所作不能成就光世音默
然辯積曰以時發遣女之所問光世音
曰女之所問不起不滅以是之故不
可發遣女又報曰於光世音所之去
何不起不滅寧有問乎荅曰不起不
滅彼无文說女又報曰無文字說則
為智者因亦文字而有所講不著文
字无所墨导无所墨导則為法界以

是之故曉了法者便无所著
離垢施女問辯積曰向族姓子而發
此言令其城中一切人民目覩我者
又我所見悉得辯才使諸伎樂轉共
說語仁之辯才巍巍若斯以何等念
而興立乎為於是立而起生乎設以
生念而興立者一切衆生皆興立念
以是之故不至寂然若以所生得成
就者則虛妄矣若不興念則无所作
无所作者無寂不定辯積荅曰我屬
所願為初發心有行處耶設使
假使有衆見我者悉得辯才女又報
曰族姓子其初發心有行處耶設使
有者則為常見若无所有不當謂之
為導御矣悉離諸行辯積默然
離垢施女問超度无虛迹曰向族姓
子而自謂言令其城中所有人民我
自所覩敢察我者見不虛妄至於无
上正真之道去何佛道為有為無假
使有者則是有為便可受取設无為
者无實不諦不可受持超度无虛迹
曰所謂道者慧聖之乱女又報曰其
聖慧者有所趣耶而復為行寂然事

乎假有所起是為思惟不順之事則當成於有為慧矣行有為慧便成愚癡冥冥之識所可分別若以寂然則无顛倒則無反覆以反覆是則菩薩弟子緣覺如来至真无有思想愚癡騃之夫乃想道耳不謂智者超度无虛迹默然无言

於是賢者須菩提謂大弟子及諸菩薩便從是還不須入城復行分衛所以者何是應分衛飲食供饌離垢施女向者說法我等聽受今日則當以法為食時女荅曰唯須菩提向者所說无舉无下仁者云何有所志願而懷想念欲詣精舍而處遊居唯須菩提沙門之行出所止處无有放逸不樂自恣沙門之法而无所著其無所著則无恚恨不懷恨者則无所行無所行者賢聖之謂八大弟子及八菩薩五百梵志離垢施女王波斯匿及餘大衆往詣佛所稽首足下繞佛三帀却在前坐離垢施女繞佛七帀往世尊前以偈歌頌而問事矣

我問於世尊　无著難得倫　清淨无所猗

名稱不可量　救濟於衆生　施以甘露悅

云何為菩薩　而成就其行

於是離垢施長跪叉手問世尊曰何謂菩薩在於樹下降魔官屬何謂菩薩震動一切諸佛之土何謂菩薩演光普照无量佛國何謂菩薩而從諸佛逮捻持法何謂菩薩寂然定意而成三昧何謂菩薩究竟衆行而獲神足何謂菩薩而常端正何謂菩薩而得化生何謂菩薩大富饒財何謂菩薩得大智慧何謂菩薩常識宿命何謂菩薩與諸佛會何謂菩薩而致逮得三十二相何謂菩薩而能成就八十種好何謂菩薩而得辯才何謂菩薩得致福田何謂菩薩眷屬常和何謂菩薩所願佛土尋如意生

佛告離垢施女善哉善哉乃能發問如此之義為諸菩薩摩訶薩施多所安隱多所哀念愍傷諸天及十方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解說唯然世尊願樂欲聞離垢施及與衆會受教而聽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在於樹下降魔官屬何謂為四未曾

貪著他人利養志常不樂綺飾之言勸无數人令順本德以无蓋慈向於衆生是為四佛時頌曰

於是離垢施女離於綺飾麗　勸化无數人
未曾懷嫉妬　常遵修慈心　向於十方人
使行衆德本　而降魔怨敵　自在所遊居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震動一切諸佛之土何謂為四言行相覆入深法忍志願堅固於善正法勸化无量一切人民令志無上正真之道使善愛樂微妙之慧是為四佛時頌曰

言行常相應　曉了深妙義　所願常堅固
逮得清白法　勸化无數人　使志无上道
以是四法故　能動億佛土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演光普照无量佛國何謂為四常於冥處而然燈火於末亂世亦護經典而為諸亂處處不閑因說經道顯法光明以寶香華供散佛寺是為四佛時頌曰

常施以燈火　清淨之光明　寂後窮冥世
而護於經典　為放逸衆人　而講說經法
以奇珍之寶　而供養塔寺　菩薩由是故
演放其光明　照曜无央數　億千諸佛土

衆人得蒙暉　悉致於大安　則便發志求
无上之佛道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法事而從諸
佛逮得此法何謂為四以若干種而
與各各奇異布施一切瓔珞莊嚴玉
女恵諸求者晝夜慇懃咨嗟宣暢如
来之德既有所行志多在於般若波
羅蜜是為四佛時頌曰

用若干之恵　逮得於捻持　莊嚴以瓔珞
殊妙玉女施　常咨嗟佛德　慇懃精修務
求智度无極　諸佛之聖慧　由之是福報

逮得於捻持　而行加精進　百千刼不坐
其十方諸佛　所可講說法　强識之達士
一切悉得受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寂然定
意而成三昧何謂為四恵猒生死諸
所可作不樂居家志常欲捨奉行精
進棄捐多事所可興造尊崇洪業是
為四佛時頌曰

棄捐一切周旋處　彼修一心如虛空
志无放逸行精進　所可修業能究竟
意達行此四德事　遵修佛道斯寂妙
便得三昧心愴怕　則成正覺佛道行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究竟衆
行而獲神足何謂為四常輕便身心
不懈廢於一朝法而无所著察於四
大如虛空界是為四佛時頌曰

常輕便其身　心柔和无懈　而於一切法
未曾有所著　一心立其志　觀察於四大
而常以平等　瞻之如虛空　於此諸四法
何因得興行　聰達以是故　逮无量神足
則以須臾間　至百千佛土　見无數諸佛
稽首為作礼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常端
正何謂為四未曾瞋恚離於諍訟瑕
穢之結礼佛塔寺信悅伏身篤於莊
嚴建立禁戒善言應人不以蔽导觀
於法師如奉世尊是為四佛時頌曰

不造瞋恚向他人　捨於猒穢獨除垢
常殊勝心念於道　當以恭敬掃佛寺
奉修法禁護諸誡　而以善言應對人
為菩薩者不懷結　觀於法師如世尊
以能習此妙法者　菩薩歡悅意勇猛
因此端正覩者欣　无數百人共瞻察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得化
生何謂為四作佛形像坐蓮華上又

以青紅黃白蓮華擣末如塵具足擎
行供養如来若散塔寺多所愍傷於
一切人堅執禁誡未曾求取他人瑕
闕是為四佛時頌曰

作佛形像坐蓮華　細擣衆華具施寺
不求他闕懷愍傷　則得化生蓮華中
識念十方諸群黎　勸助衆德令解脫
若能習是德稱行　則得化生尊導前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大富饒
財何謂為四常行恭敬施不惜恣以
好被服而恵與人常懷篤信喜樂導
淑釋置邪見是為四佛時頌曰

其人若布施　恭敬无慢恣　於一切衆物
未曾有猶著　以能篤信樂　諸佛之教誡
便能常自在　致大富饒財　心專懷恭恪
无諂無嫉妬　未曾求人短　无有剛强行
志性常質直　所見修正直　以是行之故
每富多財寶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得大智
慧何謂為四未曾愛惜嫉於經典若
有猶豫輙為決疑若修行者如應分
別設有所說曉了空事身遵衆行是
為四佛時頌曰

不為他人愛惜法　則能為衆決狐疑
常以教化勸誨人　思惟空事諸佛行
若有士尊習是法　得大智慧名稱普
皆能順從諸佛教　逮成是寂通達句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常識宿
命何謂為四諷誦經典常行精進久
可忘者而習得之念故達新所可諷
誦識念句義分別了說心口相應以
柔軟辭為他人講立無量行而以慈
愍修設法施常護生死衆苦惱者嗟
歎涅槃宣示安隱方便曉了遵三昧
行喜勸助人是為四佛時頌曰
諷誦經典念所忘　以可意悅為說空
修行經典未曾倦　專念三昧无衆想
以能奉行此四法　得知宿命大魏魏
識念千劫不可議　疾得成佛衆導師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與諸佛
會何謂為四寧失身命不誹經道盡
其形壽不謗菩薩假使被害初未曾
與惡友相隨常念諸佛奉行三昧是
為四佛時頌曰
未曾謗毀佛經道　亦不敢訕菩薩短
棄捐遠於惡親友　而常心念諸佛行

既習於此聖道德　以故得與如來會
為諸最勝所見受　乃至成佛无上道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致還
得三十二相何謂為四割已珎寶則
以供散如來塔寺以種種香合作香
油而塗熏之若復燃燈散種種華順
敬賢聖而行道教是為四佛時頌曰
孫奇異寶供佛寺　須曼油香然燈熏
若干種華而散施　尊悅意行不失義
致身奇相三十二　端正魏魏衆德備
以是法故成就相　因致最勝人中尊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能成
就八十種好何謂為四常以敷設若
于法座供事他人謙慈无猒數數往
詣奉見法師勸化衆生使入佛道是
為四佛時頌曰
若干種衣敷設座　奉事於人未曾懈
為衆人故常慕法　緣是得致八十好
勸化群萌入佛慧　若行此法道无難
菩薩習是功德已　緣此得致八十好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而得辯
才何謂為四導利菩薩之妙篋藏誦
習三品諸佛經典晝夜各三思惟覺

寤一切世間悉保信之諸佛之道不
起不滅執持止足分別觀察能奉行
說不惜身命是為四佛時頌曰
謹慎將護菩薩藏　晝夜奉行三品法
得无從生不貪世　開化解說諸佛教
歡喜悅故順道化　執持所誨十力義
未曾愛惜身壽命　以佛法故察諸行
敬賢聖而行道教　輒因順俗妙辯才
孫奇異饌華鬘　而持奇異饌華鬘
若干種華而散施　而常將護懷慈心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得致佛
土何謂為四不懷異心意常平等將
順佛道不違四輩是為四佛時頌曰
見聞他人得供養　速疾逮成致正覺
常行等慈志无我　雜於供事樂如空
以此四法不可量　而常將護懷慈心
得清淨土妙莊嚴　速疾逮成致正覺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眷屬常
和何謂為四未曾破壞他人眷屬若
有諍訟勸令和合諷誦經法開導於
人而捨兩舌讒言之辭常讚叙人是
為四佛時頌曰
未曾破壞他眷屬　若有鬪諍勸使和
諷誦經法為人說　初不兩舌別亂人

設能奉行斯四法　致得眷屬不離散
由是羣從順清淨　緣此四法得備悉
佛告離垢施菩薩有四事法所願佛
土尋如意生何謂為四若見他人逮
成智慧不懷嫉妬心常能修習六波
羅蜜見諸菩薩視之如佛發意菩薩
及坐道場等心供順无諛諂也未曾
求於虛偽之德便能致得供養之利
是為四佛時頌曰
見德供養不嫉妬　志慕清淨波羅蜜
見諸菩薩念如佛　不以利養懷諛諂
菩薩若能習是德　則能到見十方佛
從意所願見佛土　輙如心念得往生
於是離垢施重白佛言向者世尊所
設教誨假使我身不奉此法而有毀
漏則為違欺於今現在十方諸佛無
極大聖時大目連謂離垢施此事甚
妙勿得輕易道法玄微汝未曉了諸
菩薩行甚亦難辦不可趣尒女人之
身逮得无上正真之道成寂正覺離
垢施女報目連曰如我所言至誠不
虛吾將來世得成如來至真等正覺
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无上士道法

御天人師号佛世尊此三千大千世
界六反震動勿令衆生有退還者天
雨衆華箜篌樂器不鼓自鳴我轉女
像得為男子而年八歲這立斯誓願
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箜篌
樂器不鼓自鳴離垢施女身變為男
形八歲童子時大目連即從坐起更
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唯天中
天從今已往歸諸菩薩及初發意為
之作礼謙遜順教至誠佛道所以者
何今小女子乃能興發茲道變化威
神无極巍巍尊妙所可建立至誠之
願一切悉現真諦瑞應當具足成果
如所言佛言如是目連如汝所云從
初發意修菩薩行至坐佛樹則為天
上世間衆祐過諸聲聞及與緣覺時
佛欣笑諸佛之法若欣笑時有五色
光而從口出照十方界極於上界三
十三天還遶三帀從頂上入賢者阿
難便從坐起更整衣服叉手白佛以偈
歎曰
其聲如大梵　諸天龍鬼音　如哀鸞悲鳴
微妙甚弘雅　響若雷震雨　咸悅衆人心

假使欣笑時　多所而踊躍　願大德之海
十力笑何因　唯為分別說　令疑者得解
地六反震動　普土莫不曜　雨柔軟衆花
墮諸天人上　化制外異學　如師子御獸
願為我分別　何故而欣笑　日月億千姿
明珠電火焰　諸天龍鬼神　梵天王威德
能仁若出光　清淨无垢塵　十方明悉蔽
佛光獨顯現　白毛眉間生　潔白如妙珂
細滑若好衣　美澤猶真珠　聖光如雲氣
照百千佛土　衆所之戴仰　願說何故笑
調定其心意　肩相哀世俗　細微趣乳色
如山雪遠現　青黃赤白黑　復如紫紅相
若干千光明　從能仁口出　照遍三千國
悉蔽日月明　乃至通虛空　照一切衆生
令火滅水竭　大海尚枯涸　佛所說至誠
未曾有差異　假使十方人　悉成為緣覺
二致智慧　壽百億劫初　皆來住佛前
一時啓問義　能仁等同時　一音悉決疑
普慧度无極　靡所不曉了　大福威唯說
奇相三十二　何因而欣笑　云何說道慧
諸天世間人　聞美軟密教
佛告賢者阿難見離垢施志求佛道
立至誠願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

變成男子阿難言見佛言是離垢施菩薩發无上正真道造行已来八十百千阿僧祇劫然後文殊師利乃發道意女成佛時復次如文殊師利四十八万諸菩薩等佛土清淨為一佛土時大目連問離垢施汝族姓子建立於慧發無上正真道意以来久遠何以不轉于女人身離垢荅曰世尊歎仁神足寂尊卿何以故不轉男子目連默然離垢施曰不以女身及男子形逮成正覺所以者何道无所起无有能成无上正覺文殊師利白佛難及世尊離垢施菩薩深入微妙魏魏乃尒佛告文殊離垢施菩薩從六十億諸佛世尊行空三昧從八十億佛啓受奉行不起法忍從三十億佛啓問深妙菩薩道品供養奉事八十億佛飲食餚饌衣服鉢器是為究竟決了无疑欲有所了開化一切故問印三昧佛語文殊若有族姓子女受此經法廣為他人分別說者德不可量假使有人恒沙佛土滿中七寶興設布施不如受持諷說此經福過於

彼不可稱計是諸菩薩因之報法當須飲食從得成就文殊師利問佛是經名何云何奉行佛言是經名分別辯才普達悉周離垢施問當奉持之說是經時八十億天與人究竟決了无上正真道意時辯積菩薩白世尊曰離垢施菩薩久如當成無上正真之道為寂正覺佛言族姓子過恒沙等百千阿僧祇劫當得佛道号名離垢光英王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劫名无量德自由諸聲聞菩薩所居服食猶如天上時離垢施菩薩聞佛授決踊在空中去地八十億七尺放身光明照百千億諸佛國土在世尊上化現八万四千琦寶之蓋以供養佛則於虛空示无央數神足變化礼於十方不可稱計如来至真供養畢訖尋復来還住於佛前于時梵天梵志及五百衆聞佛授與離垢施決及見變化益用歡喜踊躍自慶善心生焉同合一聲以偈歎曰

其有奉敬佛　是等大福利　若稽首正覺

便逮平等法　宿世犯罪疊　生於梵志家
見世尊弟子　口宣言不祥　唯今自悔過
坐說此言故　覩見諸佛子　所語不順義
其不見世尊　人中之尊王　得人身无益
不宜受飲食　離垢施知之　吾等虛妄祠
覩見佛諸子　恭敬為稽首　善為我等說
吾初生墮地　得見於導師　便逮聞佛名
從歎聖功德　正真无虛妄　吾等輩一切
聞之願道意　是我本餘福　還得聞佛音
来到導師所　聽省經典義　見礼於世尊
聞察无上法　蒙見導師故　解脫衆苦惱
世護多所安　用說此法故　吾等當學是
因成諸佛法　聞行於正道　緣致諸佛法
以愍傷我故　宣暢真諦行　講說道之門
菩薩所當奉　是平等之行　令成世明道
見此等心已　佛即時欣笑　阿難問世尊
人中上願說　五百諸梵志　在此前立者
皆當同一劫　還得佛導師　前世已曾更
供養五百佛　於此壽終已　當見億姝佛
於八十億劫　未曾歸惡趣　於一一劫中
當見億姝佛　從是異劫中　當成兩足尊
号名曰梵志　皆共同一劫　壽命悉一等
各八十億劫　尊上聖衆同　比丘八十億

導利於群生　開化億人民　稍稍所遊居
寂然无所著
佛說如是離垢施諸菩薩大會之衆
梵天梵志等五百人主波斯匿諸比
丘僧天龍揵沓和阿須倫人民聞經
歡喜作礼而去

離垢施女經

佛說離垢施女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八一四頁中二行「月氏國三藏」，石、徑、清作「三藏」；資、磧、普、南作「太康年」。

一　八一四頁中五行第一〇字「辦」，石作「辯」。

一　八一四頁中一一行第七字「曰」，資、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八一四頁中末行第三字「共」，諸本作「英」。

一　八一五頁上一〇行第一二字「使」，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一五頁上一一行第二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一五頁上一四行小字夾註，徑、清無。

一　八一五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這」，資、磧、普、南、徑、清作「遥」。

一　八一五頁上二〇行末字「謂」，資、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　八一五頁上二一行第六字「知」，資、磧、普、南、徑、清作「知之」。

一　八一五頁中一一行第五字「令」，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今」。

一　八一五頁中一二行第三字「智」，徑作「如」。

一　八一五頁中二一行第三字「升」，資、磧、普、南、徑、清作「斗」。

一　八一五頁下二一行第四字「持」，資、磧、普、南、徑、清作「持」，下同。

一　八一六頁上三行第六字「這」，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適」，下同。

一　八一六頁上九行末字「華」，石、麗作「蓮」。

一　八一六頁上一四行第一四字「笛」，資、磧、普、南、徑、清作「竽」。

一　八一六頁上一六行第七字「裳」，資、磧、普、南、徑、清作「觜」。

一　八一六頁上一八行第一一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問」。

一　八一六頁上二二行第三字「高」，資、磧、普、南、徑、清作「意」；麗作「音」。

一　八一六頁中一一行第一〇字「日」，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　八一六頁中二三行第九字「上」，資、磧、普、南、徑、清作「右」。

一　八一六頁中三行首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兩」。

一　八一六頁中一〇行第六字「无」，資、磧、普、南、徑、清作「如」。

一　八一六頁中一五行首字「在」，資、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　八一六頁下五行第一〇字「耶」，諸本作「斯」，下同。

一　八一六頁下七行首字「遺」，石、資、磧、普、南、徑、清作「惟」。

一　八一七頁上四行第八字「虵」，資、普作「虻」；磧、南、清作「蚖」。

一　八一七頁上一一行第九字「今」，資作「令」。

一　八一七頁中五行第一一字「所」，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八一七頁中八行第八字「立」，資、磧、普、南、徑、清作「云」。

一　八一七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下同。

一　八一七頁下三行第一四字「曰」，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言」。

一　八一七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无」，石、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八一八頁上一一行第一三字「水」，資、磧、普、南、徑、清作「外」。

一　八一八頁中二行第四字「默」，資、磧、普、南、徑、清作「默然」。

一　八一八頁中末行第三字「識」，資、磧、普、南、徑、清作「識之」。

一　八一八頁下一三行第一三字「覩」，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皆覩」。

一　八一八頁下一七行末二字「見邪」，諸本作「邪見」。

一　八一九頁上六行「所以」，資、磧、普、南、徑、清作「所以者何」。

一　八一九頁上八行第七字「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一九頁上一〇行第一二字「生」，諸本無。

一　八一九頁上一八行第五字「使」，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八一九頁下五行首字「說」，諸本作「談」。

一　八一九頁下二二行第九字「亂」，諸本作「辭」。

一　八二〇頁上四行第八字「以」，諸本作「以無」。

一　八二〇頁上五行末字「癡」，諸本無。

一　八二〇頁上末行第九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可」。

一　八二〇頁中五行末字「演」，資、磧、普、南、徑、清作「衍」。

一　八二〇頁中一七行第六字「女」，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二〇頁下二行第五字「令」，徑、清作「今」。

一　八二〇頁下三行第七字「時」，徑、清作「說」。

一　八二一頁上三行「法事」，資、磧、普、南、徑、清作「事法」。

一　八二一頁上一一行「之是」，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是之」。

一　八二一頁上一四行「得受」，資、磧、普、南、徑、清作「受得」。

一　八二一頁上一八行「尊崇洪」，資、磧、普、南、徑、清作「善尊洪」；

「善尊供」。

一　八二一頁中三行第六字「朝」，資、磧、普、南、徑、清作「切」。

一　八二一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妙」，資、磧、普、南、徑、清作「四」。

一　八二二頁中五行「以種」，資、磧、普、南、徑、清作「若干」。

一　八二三頁上七行第一一字「諂」，石、資、磧、普、南、徑、清作「詑」，下同。

一　八二三頁上一〇行第二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八二三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有」，石作「爲」。

一　八二三頁上一九行第七字「辦」，資、磧、普、南、徑、清作「辯」。

一　八二三頁中四行第一三字「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二三頁中一〇行第九字「誠」，資、磧、普、南、徑、清作「成」。

一　八二三頁中二二行第九字「鬼」，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神」。

一　八二三頁中末行第四字「弘」，資、磧、普、南、徑、清作「和」。

一　八二三頁下六行「鬼神」，石作「神明」。

一　八二三頁下一二行末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貌」。

一　八二三頁下一四行第八字「通」，資、磧、普、南、徑、清作「徧」。

一　八二四頁上四行第八字「次」，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二四頁上四行末字「四」，石、作「三」。

一　八二四頁上六行第一〇字「汝」，資、磧、普、南、徑、清作「女」。

一　八二四頁上八行第一〇字「垢」，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垢施」。

一　八二四頁上一六行第二字「啓」，資、磧、普、南、徑、清作「稽」。

一　八二四頁上二〇行第一三字「女」，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二四頁上末行第九字「說」，資、磧、普、南、徑、清作「誦」。

一　八二四頁中四行第一二字「持」，磧、普、南、徑、清作「行」。

一　八二四頁中九行第一二字「名」，石作「曰」。

一　八二四頁中二一行第九字「用」，資、磧、普、南、徑、清作「同」。

一　八二四頁下三行「諸佛」，資、磧、普、南、徑、清作「佛諸」。

一　八二四頁下一四行第七字「暢」，資、磧、普、南、徑、清作「揚」。

一　八二四頁下一五行末字「道」，磧、南、清作「導」。

一　八二四頁下一八行第六字「還」，諸本作「逮」。

一　八二五頁上三行第八字「諸」，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及諸」。

一　八二五頁上末行卷末經名，石作「佛說離垢施女經一卷終」；資、磧、南、清作「佛說離垢施女經」。